

“官腔平主任”喊冤，到底冤不冤？

伍皓说不该喊冤，而学者喻国明则认为还是有点冤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报道：江西省防汛办副主任平其俊因央视一段3分钟的连线采访引来骂声。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心里觉得有点冤。

平其俊喊冤

百度的“平其俊”词条中对此争议性事件的介绍颇具代表性：“在一段3分钟左右的电话连线里，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，置主持人强调询问的百姓安全问题不顾，争分夺秒、不吝口舌、有板有眼、有名有姓有职务地指出了五位高级官员的‘重要指示’。其间，平主任提书记3次，省长2次，部长厅长各1次，明显事前做了精心准备并且将大小、远近、轻重、缓急分得十分清楚。整个电话连线，除了百姓生死，面面俱到，处处逢源，官腔浓郁，八股十足。”

“江西防汛办”全称为“江西省防汛防旱总指挥部办公室”，是江西省水利厅的一个处室，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省防汛抗旱日常工作，对全省的水雨情、水利工程等情况进行了解掌握并调度，“我们人不多，很忙。”

平其俊学水利工程建筑出身，2003年竞争上岗到水利厅建设管理处当副处长，主要负责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；2009年11月轮岗到省防汛办任副主任。

6月21日18点30分，江西省抚州市境内的抚河唱凯堤决口，威胁到下游临川区5个乡镇10万人口。当晚10时许，因为江西省防汛办主任祝水贵紧急协调其他事情，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《24小时》栏目连线采访的任务，临时改由平其俊负责。

“材料出来后，省防总领导审阅，并给了我。”针对采访内容，平其俊和央视的导播进行了简单的电话沟通，“我把材料上的内容讲了一下，并强调，溃口发生不久，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党和政府已采取措施，正在组织群众转移，让大家放心。她说：你可以简单一点。我说：可以。”几分钟后，电话连线采访正式开始。

采访中，平其俊两次被央视记者邱启明打断讲话。采访结束后，平其俊继续忙碌了一个通宵，他并未意识到有何不妥。

随后，电视、报纸等传统媒体开始跟进关注此事：“决堤为何冲不垮官腔？！”“官腔也是一



平其俊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图片

语录

“没有领导重视，哪里能救得了这些人？我搞了这么多年防汛，轻重缓急还是知道的。”

种灾。”

伍皓：就别喊冤了

反对“官话”的潮流开始泛滥，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“爱打官腔的平主任”，并一步步逼近他的生活，猝不及防。甚至有人在南昌市区举着“平其俊，你应该立刻下岗，江西不要再要马屁官员”的牌子抗议。

“官话、套话，公文里写倒了也罢了，马屁公然拍到电视上，被痛批就别喊冤了。”同为政府官员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微博中表明态度。

平其俊反复听了自己接受采访的网上视频，感觉自己并没有讲错话。平其俊觉得自己有些冤，运气很差。

江西防汛办主任祝水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很多网民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才产生了误解，“当时大堤刚刚决口不久，

现场很紧张，确实没有下面情况的数据，换了谁也回答不上来”。

平其俊的一位同事认为，批评平其俊这件事，在逻辑上是错的。“讲领导指示就是不关心群众了？其实我们更关心群众。但在通信一度中断的情况下，哪有那么快知道有多少人受困，你总问这个问题，我没办法回答，我没办法回答不代表我不想回答。”

江西水利厅一位官员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事情发生后，多数官员表示不愿担任江西省水利厅新闻发言人一职。

记者采访结束离开江西省水利厅时，在电梯中遇到水利厅一位官员，得知记者采访平其俊之后，他说：“你们新闻界我是看不懂。平时你们的报道总是领导在前，群众在后。这次我们先说领导重视，有什么问题？看来以后我们不能说，只能做！”

平其俊：我知道轻重缓急

关于“官腔”没有领导重视，哪里救得了这么多人？

平其俊：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官腔。当时那样讲，就是想告诉全国人民，党和政府在行动，请灾民和群众放心。

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的重视，48小时就转移10万人是不可能的，3天就把溃口堵住也不可能，这才是对灾民负责、对大家负责。不管哪个国家，在大灾大难面前只能依靠团体的力量。外国是通过团体，我们就是依靠政府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

这个事就是要客观公正地看。比如他们质疑说，那么关键

的时候，你就想到领导！但没有领导重视，哪里能救得了这些人？我搞了这么多年防汛，轻重缓急还是知道的。

关于“只会念领导指示”我想第一时间让大家放心

平其俊：我事先跟央视的导播沟通了我要讲的内容，她听了，可以说。她事先没讲就给两三分的时间，问两个问题。如果讲了，我肯定不会那样回答。

我手上的材料也就是跟导播讲的内容，是我们当时刚写的一个汇报材料，里面肯定会有领导的指示，指示很长，光四、五个领导的指示就是两张纸，我要读

完至少得六七分钟，但我并没有照读。我就是想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当地灾民、告诉全国人民，主要领导很重视，党和政府正以最快的速度在反应、在组织，是为了让大家放心。

关于“马屁精”讲出领导的指示就叫拍马屁？

平其俊：我们江西省的书记和省长根本都不认识我，我讲出他们的指示就叫拍马屁？这很荒谬。他们这样说，我觉得很难理解。他们不清楚，以为省防汛办副主任这个级别很高，其实是个正处级单位。我的专业是技术，平时认真做事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知道。得到这个骂名，我心里觉得有点冤。

交锋

平其俊作为一个基层的干部，连县委书记都谈不上，自己的裁量空间是非常有限的，只能是照本宣科。

伍皓的说法不太厚道 板子不该打平其俊

在著名学者喻国明看来，在官场的标准的话语体系里，平其俊只能那样表达，被痛批是有点冤的，毕竟“他没有什么太大罪过，我们不需要用一种痛打落水狗的方式”。

平其俊没有什么特别不好

现代快报：在您看来，平其俊算不算冤？

喻国明：有点冤。他作为一个基层的干部，缺少和媒体打交道的的基本训练。平常在官场里说话，估计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如果不按这个样子去说话，估计他在官场也很难呆下去。他作为一个基层的干部，连县委书记都谈不上，他自己的裁量空间是非常有限的，只能是照本宣科。他还是一个正常的公务员吧，也不能说他平时就是吹吹拍拍的，不负责任的，不过是说了点官话，而这些官话又是在官场里流行的、标准的话语方式。

现代快报：你怎么看网友对他的痛批？

喻国明：网民对这样一种说话风格本身表示谴责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官场的这种表达方式确实到了应该做些改变的时候了，但是不应该针对个人。如果他有问题的话，那么有问题的何止百八十个人？他无非是碰上了这么一个情况，说了一点官话，而这些官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说到点上去。

现代快报：平其俊说，央视的导播事先没讲就给两三分的时间，问两个问题。如果讲了，他肯定不会那样回答。他该不该喊这个冤？

喻国明：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实情，他很少接受采访，不像经常接受采访的人知道采访的游戏规则，要知道任何一个人，哪怕他平时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，第一次面对镜头内心都是比较紧张的，都不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的。而且，他面对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，也面临一个授权不足的问题，他不能够多说一句或者少说一句。你要求每个人都能舍生忘死、大无畏什么的，这要求也太高了点。

给官场提供了一种警示

现代快报：就是说，真正该批评的是官腔？

喻国明：老百姓对官话表现出反感，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的。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氛围的、官场的游戏规则的结果，你怎么能怪其中的一个人呢？他并没有加上他的某些个人色彩，恰恰是没有自己的个人色彩，所以才显示出更有典型性吧，但是对更有典型性的东西板子不该打在他的屁股上，当然他有了点压力，促使他知道这种话语方式可能并不符合时代潮流，这也是个促进。

现代快报：“打断官话”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体现？

喻国明：从好的角度来说，这



喻国明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，博导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。

也可能成为一个契机，至少给我们的官场提供一种警示：这样的话语方式确实社会听了会逆反，不喜欢，以这种官场风气和媒体、老百姓交流确实与当下这种大的形势、基本观念是不吻合的，那就要改变。当然，这种改变不是说光靠一些所谓的“义士”来完成，还是要通过一些制度设计、官场文化的改造来完成。这首先还是要从我们的领导同志做起，如果他们不允许下属说官话，言必称领导关怀，倘能确立这样的风气的活，下面的人就不会说这些阿谀的话了。

伍皓批评平其俊有点不厚道

现代快报：伍皓说，平其俊被痛批就别喊冤了。

喻国明：我觉得伍皓如果这样说的话有点不厚道，我不赞成这种说法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从官场里出来的，我相信他在官场里也不是一点官话都不说的人，我也接触过伍皓，也不是说一点官气都没有的，一点官场文化都不讲的，超凡脱俗的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对某种话语方式可以批评，可以谴责，可以表示一种鄙夷，但是还是需要一种理解，要换位思考。

现代快报：说到这一点，确实有一些网友反思：我是平主任的话，不那样回答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
喻国明：有很多东西，只有理解，才能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的决心，你只有理解了这样一个公务员，而只有一个公务员也感受到了这种理解，他改变起来才能真正起到作用。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暴斥一顿，说得一无是处，这也不是事实。我们不需要用一种痛打落水狗的方式，他毕竟没有危害党危害社会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罪过吧。

现代快报：平副主任的同事表示，今后只能做不能说了。这话透着一股消极的气息。

喻国明：我们的官员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压力，这也是正常的。我们也经常做新闻发言人的培训，他们确实是有压力的，因为他们过去对如何跟媒体打交道、跟社会对话，确实缺少这方面的基本素质。但是这种东西不是靠躲避，必须是你今天的一种执政能力、执政素养的一种最基本的构成因素，而如果你不能善于学会这种东西，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和素养，我想在未来担任一个领导干部就不合格了。这也是对大大小小的公务员的一种忠告。

快报记者 刘方志